



上图：虹桥艺术中心为影展设计的8款印章。

何对待孩子，以及围绕孩子的法律应该如何修改等，所谓的批判、教训和建议都不是我想讲的。我真正想做的是讲述孩子们的日常生活，以及在旁观察他们，听听他们的声音，这样一来，孩子们的话语就不再是独白，而是变成了对话。

“20年后重新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电影，我正值重感冒，为了不打扰别人，想挑个背景声响起来的时候擤鼻涕，却发现从头到尾都很安静——如果不是几个孩子衣服上的洞眼越来越多，出租屋逐渐被断水断电，孩子们的生活轨迹越来越接近乞儿……这看起来就是一个美好的星期天，没有抱怨，没有眼泪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响亮的音乐，激烈的争吵，却给人一种骨鲠在喉的感觉。”

“当时‘遗弃’这个词还不太为人熟知。”是枝裕和说，“电影上映后，媒体上开始越来越多提到这个词。”

无独有偶，获得戛纳金棕榈的《小偷家族》里，也有“遗弃”，而且更为隐秘，更为不动声色。而是枝裕和的处理也一以贯之——模糊黑与白的对立，灰色的世界里有残酷，也有爱。爱并不能如童话里那样战胜残酷，两者只是彼此交织，水乳交融。

“电影不是用来审判人的，导演不是上帝也不是法官，设计一个

坏蛋可能会令故事更易于理解，但是不这样做，反而能让观众将电影中的问题带入日常生活去思考。我始终希望当观众看完电影回归日常的时候，对生活的看法会有所改变。”

## 普通人的生活里存在奇迹吗？

可能是拍多了日常，有人说，是枝裕和的电影都是家庭电影。在交流会上，他澄清说：“我并不是刻意选择家庭的主题，拍那些电影的日子里，我经历了父亲的去世、母亲的去世，经历了自己成为父亲，这些都是我切实的人生体验，所以在这种时期会非常自然地选择自己关心的话题去拍，而不是说非要拍家庭——大家都这么说的话，我反倒会想要离开一点。”

他提到自己喜欢的编剧山田太一：“去年山田先生去世了，他写的故事都不是那么激烈的（代表作《父亲的背影》《二人世界》《平凡奇迹》等），他的主角通常是日常生活中不被看见的人——我也想把镜头对准这样的人。”

在散文集里，是枝裕和曾写道：“无法取代的珍贵之物不在日常生活之外，而是在日常的细枝末节里。”在交流会上，他说：“对日常事情的表现，是我一直想要做的。”

他的电影里常有食物的戏，像是《无人知晓》里的泡面，《距离》里的饭团，《奇迹》里的章鱼小丸子，《小偷家族》里的可乐饼和弹珠汽水，《海街日记》里的梅酒和银鱼盖饭……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关于食物的戏？是枝裕和说，因为食物可以显示人和人的关系：“这顿饭是谁做的，是谁收拾的，在吃的过程中，手的运动方向，人和人面对面说话，都是非常真实的场面——在餐桌环境下，人和人的关系会加强，现实场景也会更真实。”

拍摄《步履不停》的时候他对摄影师说：“我想带着尊敬的心情对待所有的拍摄对象，桌子上的紫薇花，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细微之物，请怀着尊敬的心情拍摄这一切。”

电影里出现的玉米天妇罗，是导演本人最钟爱的食物，因为“小时候母亲经常会做给我吃。我现在去店里也会点来吃”。《步履不停》里，饰演母亲的树木希林，在镜头下完整呈现了玉米天妇罗的做法：从玉米脱粒，一直到煎成饼。

虽然此次展映片单中没有《奇迹》，但这一晚，上海影迷都觉得，是枝裕和能来到，这本身就是奇迹了。“我的电影《奇迹》讲的是小孩子为了寻找日常中的奇迹，踏上旅途。我想讲的是，奇迹就在日常之中，这不是一句漂亮话，你需要经历探索的过程，才会认识到。”